

談城市化與城市文學 楊揚教授

■ 採訪、撰文：林海妮



大概是習慣了在華東大學博士班講課，楊揚教授一出口就是一篇文章。訪問當天，我在現場筆錄時已經感覺到，他說的話儼然如一篇完美講義，反而要把它剪開拼貼成一篇專訪，好像還破壞了它工整的結構。

中國近年來發展迅速，楊教授引述溫家寶的報告，指出中國沿海地區大概百分之五十已經城市化，是全世界城市化速度最高的地方。然而城市化進程再快，也比不上鄉村悠長的歷史，「從它的歷史積累來說，中國城市化的文學表現不多，因為她基本上還是一個傳統的農業國家。所以從文學的角度來說，怎樣從傳統的鄉村經驗轉為對於城市經驗的關注，當代的作家有沒有這個能力很好的把握，或者擷取原來的這種文學的表達方式來表現我們的當代性，這是對我們的作家的一個考驗。」

楊教授信手拈來了幾位外國著名的城市文學家，包括寫巴黎都市生活的Baudelaire，還有描寫英國荒原的T.S. Eliot等，但中國呢？「寫得比較出色的也有，但不多。代表作品有茅盾的《子夜》，是寫二十年代後期上海

情況；還有張愛玲的《傾城之戀》，寫三十、四十年代日本人攻打香港，上海跟香港這兩個城市的情況。其他三十年代寫上海的都是新感覺派作家，所以並不多。」

不美好的城市生活

城市帶給我們很多便利，回鄉村生活一段短時間也許還可以，但時間一長又會想念城市的紙醉金迷，單說要放下電腦和手機，就未必人人可以做到了。既然人人都離不開城市，城市是不是如我們想像中美好？香港這個城市的發展，似乎正在悄悄的腐壞至一個畸形的狀態。物慾橫流，金錢至上，一家又一家小店慢慢消失，大型連鎖店一家又一家的雄霸這片土地；所謂遊客區，放眼過去盡是參茸海味、珠寶首飾，服務員打恭作揖向操流利普通話的顧客獻媚；聲稱有八十八層的擎天高樓一幢又一幢冒起，窮一生時間精力供樓，再辛苦總算有一個家。「城市人口過度密集，人就沒法在城市正常生活，大部分患上城市病，快樂的人很少，多數很憂鬱很焦慮，工作壓力很大。」楊教授說。「香港也是一樣，我在香港也感覺到交通非常繁忙，污染也厲害，居住空間越來越狹小，見不到草原，見不到沙灘、見不到青山綠水。如果城市生活讓人感到美好的話，為何我們的感覺相反，幸福指數越來越下降？這對中國城市化是一個挑戰。」文學作品的主角往往反映作家自身感覺，而在小說當中對於城市的觀感，感受大部分都不好。「沒有一個人說感覺在城市生活非常快樂，像生活在天堂當中。但你會發現寫鄉村生活田園生活時，很多人感覺像生活在伊甸園。」

城市帶來了很多不快樂，我們討厭她現在變成的樣子，卻又捨不得城市帶給我們的便利；想抗爭，又無力改變些甚麼。越來越多人發現到它的不妥，聲嘶力竭的想要改變，奈何這城市的遊戲規則不容許蟻民發聲。這不是香港的獨有現象，而對於從鄉村來城市打工的人來說，身處這個陌生地方更讓他們感覺淒惶。「一方面在城市打工可以賺錢，但另一方面他們知道這個城市不是他們的城市，不是安居的地方。」對於大陸的文學作品，楊教授認為這些為了生活而到城裡謀生的人也很值得研究：「大量農

民離鄉背井來到城市謀求發展。他們為何不在自己家鄉謀生？因為農村沒有出路。但他們在城市也沒甚麼出路，永遠生活在最底層。無非是弄一點錢，然後年紀大以後還是要回到鄉村。他在城市沒法紮根。」

「有人說他們一方面是城市的建設者，另一方面對城市也充滿了仇恨，因為他們到城市完全是一無所有。他們可能有一點錢，但最後他們看不起病，也住不上好房子，可能最後連農村生活也不及。在農村他們可以很悠閒，至少可以吃得飽，有自己的田地，但是到了城市裡面一天不打工的話就馬上餓肚子。所以他們對城市的感情非常複雜。」

城市還剩甚麼

所以這又回到問題的原點：究竟城市是甚麼？「這種複雜性是對原有的文學寫作模式的一種挑戰。以前都是凸顯物質性的方面：汽車、洋房。現在覺得這些到處都有，洋房就連偏僻的西藏都有。城市裡還剩下甚麼東西？我們如何表現城市生活？甚麼是城市生活？要呈現當代城市生活的複雜性，是對文學作品的一個挑戰。」一切都在圍繞這種複雜性。對於這個問題，楊教授也給我們好些想像空間。「現在中國大部分沿海地區都在城市化。這個時候，你就會想甚麼是城市？有了高樓大廈，有了汽車，有了這些現代化的東西就是城市生活嗎？西方的鄉村也有很多現代表的設施，那為何它又不是城市生活呢？」

城市和鄉村日趨同化，或許這些就是文學家們值得研究的地方。當城和鄉之間的界線變得越來越模糊，還值得我們嚮往嗎？「農村人嚮往城市，都往城市裡跑；而城市人又嚮往自然。所以這裡面有很多東西值得我們思考。城市大學舉辦文學節確實是一個好構思。香港不能只有房地產，不能只是買東西。香港應該有溫情的香港，有文學意味，這樣的話大家才會覺得這個城市更可愛。」楊教授如此下了結論。

城市文學節，也許可以為香港未來貢獻一點力量吧。